“中华第一枪”汉阳造

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一纸邀约,让出身江西湖口木匠世家的兵工专家余庆鳌的人生从此改变。

彼时,张之洞引进德国1888式“委员会步枪”图纸时,遭到德方嘲讽“中国人无法仿制”。在一次宴会上,张之洞屏退众人,将德制步枪置于案头,对余庆鳌说:“老夫偏要让它在汉阳生根发芽,你可愿做这‘移花接木’之人?”余庆鳌郑重承诺“愿以十年光阴,铸我中华之枪”。此后,他正式出任汉阳兵工厂总办,开启了新式步枪的研制之路。

仿制初期,最大的技术壁垒是枪管外的套筒。德方图纸要求套筒壁厚0.8毫米,而汉阳铁厂锻出的钢板最薄为1.5毫米,冲压时屡现裂纹,德国工程师穆勒当众嘲讽:“中国人连铆钉都铸不好,还想造套筒?”

余庆鳌没有争辩,而是带领团队钻进车间,用3个月时间做了200多次试验。他发现,套筒虽有一定的防烫作用,但长江流域气候潮湿,易致套筒与枪管之间出现生锈现象,且护木已能满足隔热需求。基于这一细致观察与考量,他大胆提出“去掉套筒、加厚枪管”的改良方案,将枪管外径从13.3毫米增至14.8毫米,同时在枪管外车制散热槽。

1904年,改良后的八八式步枪通过实弹测试,连续射击200发未出现过热故障。张之洞大喜过望,亲题“汉阳造”三字作为枪名,这款我国自主研制的制式步枪就此诞生。

190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工厂年产步枪6000支、子弹500万发,拥有工人3000余名。更具开创性的是,余庆鳌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军工标准化体系,他主持制定的《步枪零件公差表》,将枪机与枪管的配合精度控制在0.02毫米以内。这一标准,比同时期的日本大阪兵工厂更为严格。

1909年深秋,德国克虏伯公司驻华代表冯·施特劳斯在汉口六国饭店设宴,并现场展示该国最新款的毛瑟98步枪,宣称“此枪射程1800米,中国10年内无法仿制”。余庆鳌静静观察这支新枪的分解过程,敏锐地发现其“回转式枪机”的击针簧寿命仅5000发的短板,当场承诺“3个月后,愿与贵公司枪械一较高下”。

回到工厂后,余庆鳌带领徒弟们日夜测绘,借鉴“失蜡法”(通过熔化蜡模成型形成进行金属浇铸)制作枪机模具,从大冶铁矿选取含镍量3%的矿石炼出高强度弹簧钢。70天后,“改良型八八式步枪”亮相测试场,在雨中连续射击3000发,枪机依然顺滑无故障,射程达到1600米,远超原版八八式步枪的1200米。见此情形,冯·施特劳斯握着余庆鳌的手感慨道:“在您面前,克虏伯的傲慢显得很可笑。”



▲辛亥革命雕像,起义士兵手持“汉阳造”

随着“汉阳造”的量产,这款步枪迅速成为近现代中国军队的主力装备之一,开启了半个世纪的战场传奇。(摘自《燕赵都市报》桂孝树/文)

吉林市为何没成为吉林省省会

吉林市四面环山,松花江蜿蜒而过,自古以来就是物产丰饶的宝地。西汉时曾是扶余国的都城;明朝时,女真三大部之一的海西女真在此兴起,吉林市也因此被清朝视为满族的“龙兴之地”。1907年,清朝正式建吉林行省,省会设于吉林市。此时吉林市在吉林行省可谓独占鳌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吉林省的省会仍是吉林市。那么,吉林市是怎么被长春赶超的?答案是铁路。

1898年,沙皇俄国为攫取中国东北的资源,称霸远东,开始修建中国东清铁路。后来日俄战争中,日本获胜,原属俄国的地盘归日本,日本人在此基础上继续建设,开发了南满铁路。这条铁路从大连向沈阳做直线,延长后恰好垂直交北线(满洲里到绥芬河段),整体构成一个T字形,垂足是哈尔滨,而整个重心或者说中点则在长春。

日本侵占东北后,成立伪满洲国,并最终将“首都”定在了长春并对其进行建设,使其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个全由外国专家规划设计的比东京还先进的城市,也是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抽水马桶、管道煤气的城市,同时也是中国境内第一个规划地铁的城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春的表现更为亮眼: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汽车工业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了1000多部故事片,《白毛女》《刘三姐》《五朵金花》等至今脍炙人口,陈宝国、陈道明、姜文等都是从这里第一次走上银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家啤酒厂也在长春诞生。

至此,长春的存在感已远远胜过吉林市,以至于到了今天,许多人只知长春而不知吉林市。(摘自《文史博览》庚沅/文)

春秋时期,打仗有多礼貌

公元前643年,泓水成了宋襄公的伤心地,他不仅在此遭遇惨败,更沦为天下笑柄。开战前,他不愿对楚军半渡击之,也不愿趁楚军正在列阵发动攻击。因为在春秋时期,“礼”比命还要紧。

师出有名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真实情况刚好相反,当时格外强调师出有名。《左传》对战争性质有严格区分:“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师有钟鼓”正是指有正当的出兵理由。

在《左传》中经常可以看到,大国为发动战争而找各种借口,最常见的理由就是对方“无礼”。当年还是公子的齐桓公路过谭国,谭国据说没招待好他,他归国即位后也没来祝贺,齐国后来就灭了谭国,“谭无礼也”。

打输了也不要紧,可以记下这笔账,作为下次开战的理由,这叫“修先君之怨”。齐桓公领军征伐楚国,给出的理由有两条:当年周昭王南征死在楚地,自己要过问此事;楚国不再进贡青茅草,天子祭祀时没法过滤酒了。前一个理由已经是300年前的旧账了,后一个理由恐怕连齐桓公自己都不信,但还是要提。

如果没有合适的理由硬要出兵,那就是“侵”,轻则招来各国的指责与孤立,重则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

风度第一

晋楚邲之战中,楚大夫许伯、乐伯、摄叔共乘一辆战车去挑战晋军。三人撤退时,晋军紧追不舍,乐伯接连射杀好几名追兵,很快只剩下一支箭,眼看就要成为晋军的俘虏。这时乐伯用最后一支箭射路边的一头麋鹿,许伯停车,摄叔下车扛起那头麋鹿,将它献给追击的晋军,并坦然表示现在不是合适的季节,没法向您献上飞禽,这头麋鹿送给您,请各位尝尝。

这份贵族气派折服了晋军,晋军不再追击,放过他们。

面子更重要

晋宋赭丘之战有一段精彩战斗。晋国的公子城与宋国的华豹在战场上相遇,华豹一箭射空,想再射第二箭,公子城怒吼:不让我还手,你太卑鄙。华豹居然良心发现,撤下已经搭弓的箭,公子城一箭就把他射死,又两箭射死车右张匄。驭手此时手无寸铁,公子城有意放过他,驭手却表示,不和战友一同战死有违军法,催促对手赶快动手。公子城于是满足驭手的心愿,射死了他。

如果在战场上遇到故人,暂停战斗,过去打个招呼也是基本的礼数。晋楚鄢陵之战中,晋将郤至连续三次与楚共王相遇,都要下车摘下头盔、快步向前走,以示恭敬。楚共王则趁战争间隙派人送给他一张弓,问候他是否受伤,郤至客客气气地摘下头盔回答没有,并对楚共王表示感谢,又向楚国使者拜了三次才走。

俘虏敌国国君是一件需要慎重对待的大事。鄤(ān,今济南)之战中,晋大夫韩厥俘虏齐顷公之前,先做了一系列极富仪式感的举动:他解下自己一匹马的缰绳,牵着它送给齐顷公作为礼物;然后伏地行稽首之礼,又向齐顷公敬酒,献上一枚玉璧,再恭恭敬敬说一大通客套话,意思是我参战就没法不尽力打,尽力打了的结果就是俘虏了您,我是实在没办法的呀。(摘自《周末》张不叁/文)